

民国时期绍兴崇禹祭禹大事记

钱茂竹

民国十九年(1930)春,国民政府委员邵元冲回绍兴故乡扫墓,“道出庙下,周视墙屋,丹白漫駁,图像默昧,明宫斋庐,上雨旁风,深惟荒秽,将何以揭虔妥灵,其鱼之感,望古遑集。乃告诸浙江省政府,以时缮饬”,得到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等人之响应。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重建禹王庙委员会成立。张载阳任主任,省政府同意将当年绍兴箔税 18.9 万元拨作重修经费。同年,社会名流倡导尊禹。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和朱庆澜、戴季陶等 30 余人连续著文,发起尊禹学会,出《尊禹专刊》,倡导大禹精神。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禹庙重建工程竣工。七月,章太炎撰《重建大禹陵庙碑》文,余绍宋书,高丰篆额。碑高 146 厘米,宽 81 厘米,隶书,立于大殿东侧。文曰:“民国建元以来,诸祀渐替,唯孔林与夏后大禹之庙系在人心,不援国典以为重。庙自周越建国,迄于今不斩。清世官为致祭,以姒姓子孙为奉祀生。入民国,庙渐溃。十九年冬,故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等请于官,以锡税之羨及乡政之币余葺之。二十一年始集役,至明年更十有六月而成,凡度银币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五版。殿堂旷敞,瑰材究奇,壮于始造矣。唯后生于汶山,故知山川之首。学于西王国,故识流沙之外。眇达句股,故能理水地高下之宜。以身为度,故辨诸侯万人之体。于是环河以道九牧,凿江以流九派,刊旅以通九山。天地得一,划为中枢。五服皆成,民得字养。自百王之功,未有如后者也。庙祀当与中国为废兴,非一代创制。殊号者,所疑东人以其国晚起,恶诸夏先进,则妄言治水为诬,犹清之欲宰中国,则称岱宗为长白山支峰也。未学腐受,信为故然,然惟实事固不可夺。故营缮事复绍,于今庙之成也。主其事者绍兴县长汤日新,计工者楼之凡,督役者姚煦、金汤侯,堂庑法式冕服章采则沈钧业、张钟相考于礼书而为之。皆越士也。唯后之功,不局一方。以山陵所在,故越人从近治之。苟中夏不灭,德广所及,桃于神州,百世莫得与比。昔孙皓刻庙侧石船,以铭以勋;吴亡,卒为人所削,有无其德而欲僭者,宜视以为戒。铭曰:大邦维崇,继父汨鸿。因败为善,声教远充。神无不乏,享在闾宫。九鼎虽没,像设犹隆。后之德不可脱,而土木之寿有终。肇域方扰,唯神所恫。缮兹飨堂,声蚤上通。使大江

如般带，昆仑如蚁封。灵气覆露，与诸夏无穷。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余杭章炳麟撰文，龙游余绍宋书丹，杭县高丰篆额，杭州吴馥生刻。”

同年六月，立《重建菲饮泉碑记》于禹庙东墙外菲饮泉石崖下菲饮泉亭西侧。碑高 156 厘米，宽 72.5 厘米。楷书、阴刻。上虞王延松、裴铭撰文，余姚鲁指南楷书。碑文记述大禹陵和禹王朝的历史地位和旅沪同乡会及同人集资重建菲饮泉亭缘起，并颂大禹之功，抒多难兴邦之意。菲饮泉和菲饮泉亭始置年代未详。宋《嘉泰会稽志》载：“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又王十朋《菲泉》诗有“一水清含节俭风”句，这说明菲饮泉在南宋以前就已有之。泉和亭以“菲饮”名，出于孔子《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这是对大禹一生艰苦自持、为民劳苦而又尊崇先人品格的充分肯定和赞颂。

民国二十三年（1934）季春，又有邵元撰并书、吴敬恒（字稚晖）篆额之《重修会稽大禹庙碑》立于禹庙，文曰：“昔在陶唐，巨浸稽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四岳举鲧治之，九载绩用勿成。舜乃进禹为司空，使续鲧之业，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劳身焦思，胼手胝足，沐暴雨，栉疾风，亲操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然后水由地中行，烝民可得而粒。于是相其原隰，划为九州，均九赋，定九贡，四隩咸宅，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万邦作乂。故舜美之曰：地平天成，万世永赖。遂嘉乃丕绩，授之以位，历数在躬，用集休命。《记》曰：能御大菑则祀之。若禹之明德远矣，是宜得常祀而遍天下。而会稽之山，宛委之穴，或传禹初于此发石筭获金简玉字，以知治水之要。《史记》又称：禹东巡狩，之于会稽而崩。《墨子》《吕氏春秋》皆言禹葬会稽。则会稽者，实禹迹之所终始，故祀事尤严。盖自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以祠禹墓，历世守之，罔敢有替。帝王代兴，亦莫不致崇极于庙貌。裡望斯在，礼秩攸明。匪惟祯祥之祈良，其功烈之在人者，固有不能亡也。民国十九年春，元冲奉职中枢，归觐先茔，道出庙下，周视墙屋，丹白漫駁，图像黝昧，明宫斋庐，上雨旁风，深惟荒秽，将何以揭虔妥灵，其鱼之感，望古遑集。乃告诸浙江省政府，以时缮饬。二十一年，复请财政厅出箔类营业税余为基金，因其故宇廓而新之。士民竞劝役，以时成奕奕之观，俄焉轩崎，庶几率礼不越，神永有冯。爰系以诗，诏示来叶。其辞曰：昂宿感精，石纽启圣，是生神禹，实曰文命。大舜有大，惟禹继之，舜尚无为，禹乘四驰。奠彼山川，登兹黎庶，奄有四海，与而不与。曰惟不与，乃膺天庆，讴歌归启，遂开百王。会稽之山，紧灵所托，于时计功，于时殒落。民载其德，羞荐是谋，牲肥醴饌，以春以秋。灵亦不昧，民亦不解，于万斯年，祭则如在。”

是年，黄河大水，江浙大旱，水政废弛，民不聊生。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协率同会上会稽，拜禹庙，缅怀先贤，并撰《会稽大禹庙碑》碑文，勉励同胞发扬大禹精神，共同战胜自然灾害。文曰：“禹何人？斯崇之者以为神，否其为神者则并否有其人，研经者之不以科学之道，而好奇之士喜为诡诞之说以求立异，均非可以为训也。夫禹之德行，孔氏、墨氏言之至

矣;禹之功业,孟轲、史迁述之详矣,后起之人虽欲赞一辞而不得。至禹崩何所,禹穴何在,论者纷然,窃皆以为无关宏旨。盖九州之中,禹之迹无弗在也,禹之庙亦无弗有也。而论山川之灵秀,殿宇之宏壮,则当以会稽为最。且禹大合诸侯于斯,其一生事功至是可谓大成,则即以斯地为禹穴所在,又何不可。同人等来瞻庙貌,缅想前勋,空怀饥渴,鲜裨拯救,思天下大业非一二人所可为力,必众擎乃易举。而此所谓众者,必有一致之目的,一贯之精神,群策群力,申于一途,乃可有济。唯目的趋于一致尚易,而精神统于一贯实难,必有一极高尚之人格,其德业可以为全国万世之所共同崇仰而不渝者以为师表,始可以合千万人而一之。吾华民族每一行业,必有其所祀之神,旨在乎斯,矧天下大业容有逾于平成者乎。亘古人格容有过于大禹者乎。方今水政废弛,旱潦频仍,民困财竭,国将不国,拯民救国厥惟继禹而兴者,有其人,禹功非一二人所可即,则在吾众众俱以禹为宗,则千万人者一人也,四千年者旦暮也。朝夕而尸祝,为奉其旨师其意,本其精神以治事,为旱潦容有不息者乎。同人其勉旃。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当时苏浙大旱黄河大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协率同人敬泐。”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十六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来大禹陵举行特祭。并立碑。

《祀禹录》云:先是大禹陵修建甫成,时任浙江省主席黄公季宽(绍竑)以我民族先圣之墓如黄陵、周陵,已经中央明定祭典,而圣泽厚生如大禹者之飨祀之未可复弛也。爰命当时绍兴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绍兴县长贺扬灵筹拟典仪,措备祀事,务臻崇妥。随之,以王子余等十七人组成祀禹典礼筹备处成立,于十月二日上午,十月八日下午两次会议,拟祭祀之仪,礼品之目,采揽古制,参会典章,几经商榷,冀允折衷,部署停当。于十月七日,贺扬灵向省府呈文。十月十五日下午六时,黄绍竑等由杭州抵绍,下榻商会。十六日上晨,黄等至五云门,乘大明轮到禹庙,九时抵岸。九时半特祭开始。主祭: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黄绍竑;分祭:省财政厅长徐青甫,省教育厅长许绍棣;陪祭:省党部委员胡健中,绍兴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绍兴县长贺扬灵。绍虞萧山、诸暨、嵊县、新昌、上虞各县县长等政界委员,以及社会贤达王世裕(子余)、沈钧业、王声初、陈庆均(艮仙)、朱承洵(仲华)、金汤候,还有姒姓后裔等六十余人。祭礼以古制为主,唯改跪拜为三鞠躬礼。典礼至十时结束,全体摄影留念。其祭告祝文云:“惟王克勤克俭,成允成功。善政在乎养民,声教讫乎四海。随山刊木,九泽既陂。祇召德先,庶士交正。蒸民乃粒,百谷用成。明德惟馨,万世永赖。黄绍竑等祇承典祀,夙夜惟寅,享于克诚,永膺多福。谨告。”

《绍兴市志》卷35载:“祭大禹陵记碑高165厘米,宽82厘米,隶书,民国二十四年十月立,容县黄绍竑记,敬恒篆额,永新贺扬灵书。镌祀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缅怀先圣,至大禹陵祭拜事。碑阴镌《祭大禹陵庙之题名》,民国二十四年十月,邑人徐生翁书并篆额,记主祭与陪祭大禹陵庙人名。”

十一月五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发出《浙江省政府指令(秘字第八七八七号)》给绍兴区行政监察专员兼绍兴县县长,内云此次特祭所需经费,“经饬交财政厅签拟由总预备费项下动支”,以后每年例祭,“由绍兴县政府列入县地方预算”。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贺扬灵呈文浙江省政府,定每年九月十九为大禹陵年祭之期,由县主办,所需经费列入本县地方预算。文云:“考历朝祀祭,俱无一定之期。惟思大禹奠定九州,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故祀禹月日数宜用九。且今之九月适当夏历仲秋,新谷既熟,奉而尝之于古人,春秋匪懈之义其庶几乎!爰定九月十九日为会稽山大禹陵年祭之期,每届由县主办,著为常典,俎豆千秋。”

九月十九日,绍兴县政府例祀大禹陵。当日《绍兴晚报》以《稽山道上极盛一理,今晨例祀大禹》为题报道云:“本县县政府,今日上午九时,在大禹庙例祭大禹。七时许,主祭及陪祭官员暨全县乡镇长保联主任四百余人,均齐集五云车站,分乘画舫,直驶禹陵。九时举行祀典,由贺专员主献,杨委员杰、葛院长光宇分陪,各机关代表陪祭。礼仪隆重,肃穆庄严,至十时半,始告礼成。”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来浙江视察抗战,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因时届清明,便以回乡扫墓为由于二十八日辗转抵绍。二十九日中午,扫墓完毕,周恩来一行乘原船游览东湖。船傍禹陵,周恩来登岸瞻仰了大禹陵庙,在大禹像前肃立良久,对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立志根治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倍加称颂,并在大禹陵碑前摄像留影。

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等拜谒禹庙。

《绍兴市志·大事记》载:“4月11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及蒋经国夫妇,偕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自杭抵绍谒禹陵。下午5时抵达绍兴南门,改乘汽艇直驶禹陵。在禹王座前拜谒,并献花圈。5时离陵,8时抵达杭州。”

据裘士雄《蒋介石瞻谒禹陵记》一文记述,1947年4月11日下午3时50分左右,蒋介石秘而不宣,在国府军备局长俞济时陪同下,悄然乘坐国沪第01122号道奇车莅绍。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则乘在随后的另一辆小车里。蒋氏一行驱车抵达绍兴五云站,即换乘由汽轮拖带的木船驰往禹陵,抵禹陵已时4时40分光景了。蒋介石迈进大殿,站在禹王塑像前,静思了一会,遂率众三鞠躬,并献花致敬。礼毕,蒋介石便问林泽:“禹王为什么搞立像!”林氏答:“是根据章太炎先生的考证搞的。”蒋又发问:“禹王像背后绘了九把没有柄的斧是什么意思?”林泽专迅即回答:“大禹治平九州洪水,它们代表九州。”接着,蒋介石出东首侧门循小道还鉴赏了窆石亭,又问陪同人员:“窆石是怎么一回事?”蒋介石还鉴赏了两庇的历代碑刻,便去瞻谒禹陵。蒋介石指着陵后的群山问陪同人员:“这是不是涂山?”迨5时40分样子,蒋

石一行在侍卫官、警察的护送下匆匆上船而归。蒋介石与沈鸿烈隔了一条茶几并排而坐，中间摆放一张圆桌，对面则坐着郑小隐和林泽，洗耳恭听面谕：第一，禹陵附近不准建造其他坟墓；第二，禹陵周围应赶快植林。船行至五云，已时约6时20分，等候在五云站的4辆黑色汽车载走了这群不速之客。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禹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